

通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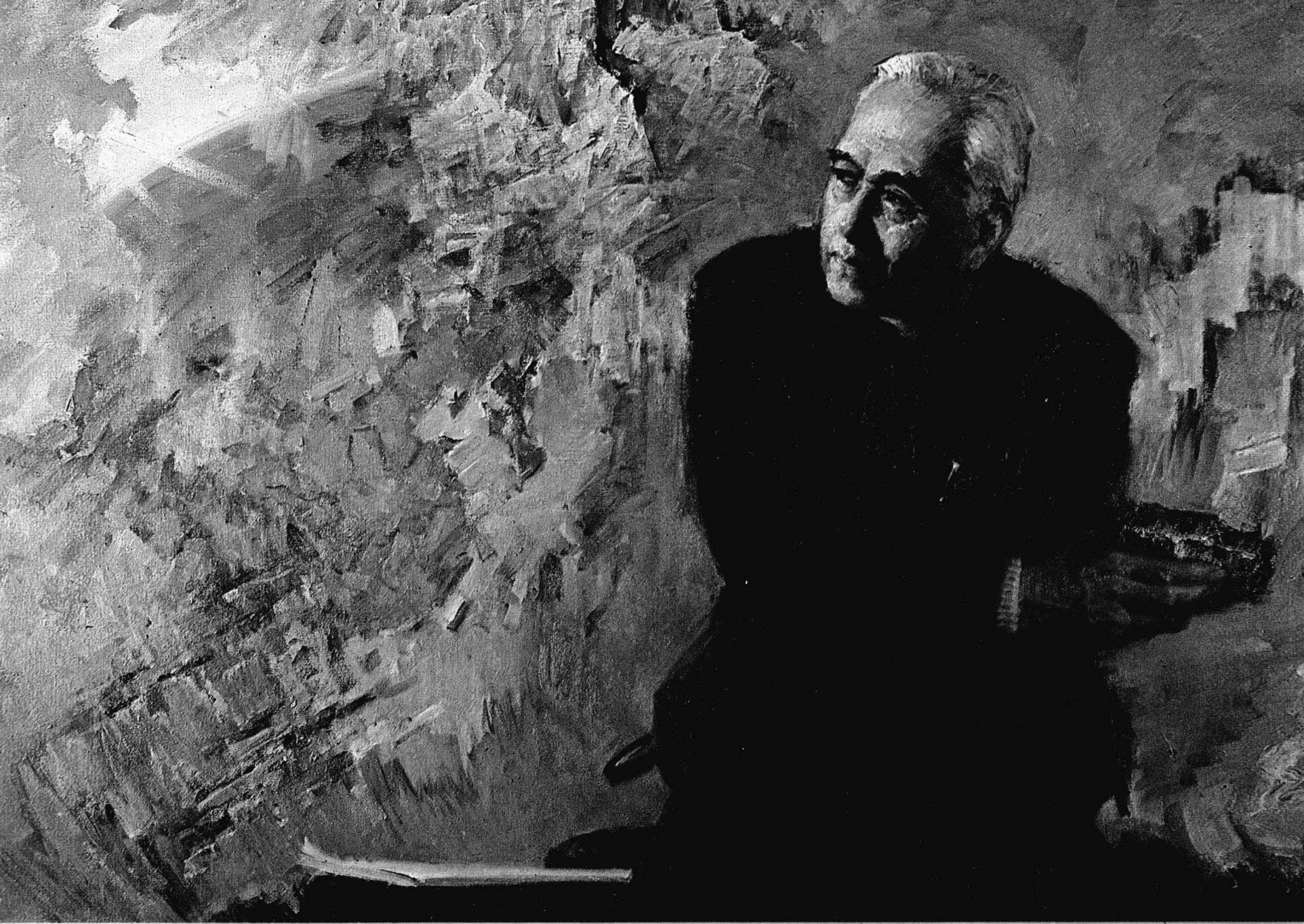
HL



画廊

HUALANG 19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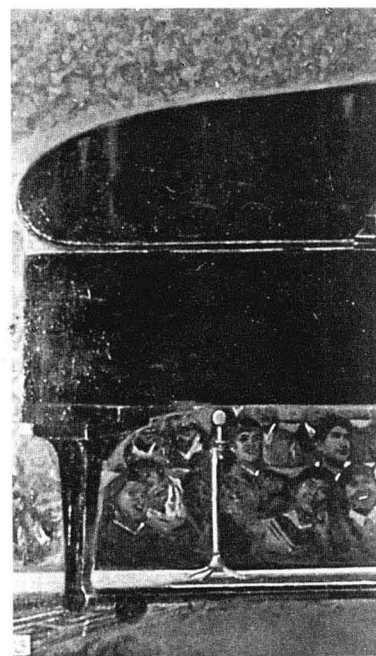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让智慧发光 (油画) 84.5 × 120
1979 汤小铭



△ 凯旋日 (油画) 142 × 133 1979 赵淑钦
▷ 蕾歌 (油画) 63.5 × 107.3 1979 汤集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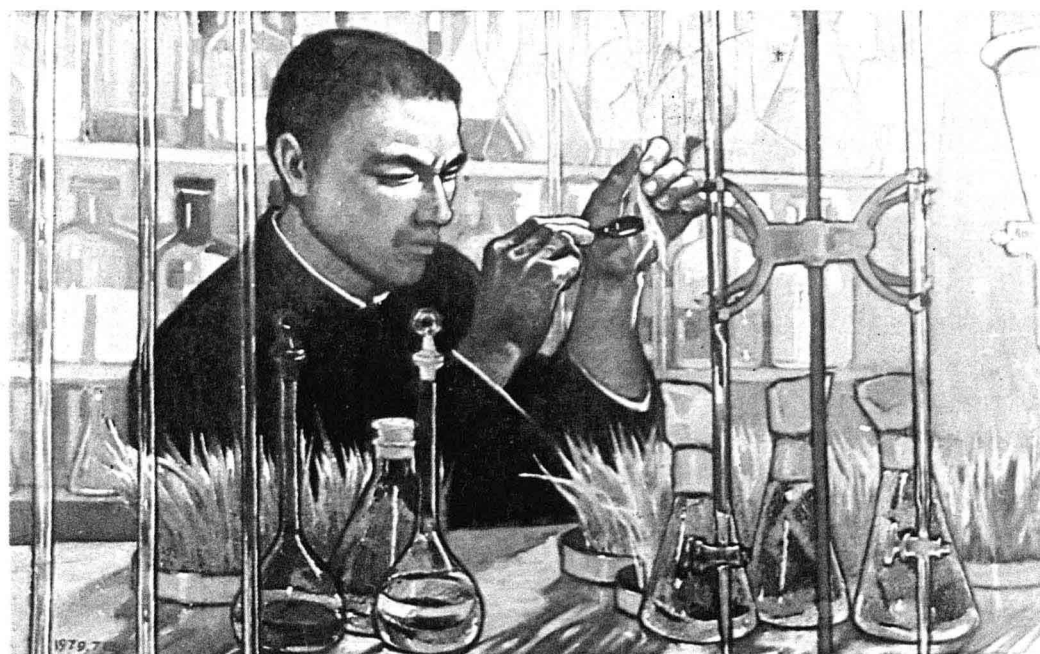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▽土专家 (油画)
海疆屏障 (油画)

六一·二×九八·三 一九七九
七八×一一六·五 一九七九

田沧海
林声光





故乡行(油画)99×89
1979 雷坦



白荷 (油画) 48 × 42.5 1979 冯 稼



△ 无声的歌 (油画) 85 × 100

1979 项而躬 李仁杰

◁ 满江红 (油画) 104 × 168 1979 陈衍宁



△ 孩子们来信 (油画) 107 × 157

1979 席都陵 杨成茂

▷ 思 (油画) 72 × 99.5

1979 涂志伟



搏 (油画)

108 × 128.5

1979 李瑞祥





农机专家之死（油画）

一〇九·八×八九 一九七九

邵增虎

画前痛悼农机家



廖冰兄

乌云蔽日，昏天黑地。你倒在荆棘丛生的荒坡，身旁只有一顶标志着现代迷信的“忠”字草帽，一把“五七干校”的木犁。

谁害死了你？谁把科学置之死地？是那把代表几千年旧生产力的木犁！它，犁不动封建残余盘根错节的中国大地，却足以把现代科学的战士折磨致死。

农机家啊！你身上显露出身心饱受摧残的印记。深深的皱纹隐藏着多少聪明才智；多少美好的设想；多少痛苦的记忆。你不愿死，为了把木犁送进历史博物馆，让机器耕耘祖国富饶的大地，为了实现一代爱国农机家的夙愿，你得常常把硝酸甘油片咽进肚里！

眼前是怎样的一场悲剧：科学无用抛一边，愚昧却发出了嘲弄的声音——哈哈，不是你淘汰了我，而是我葬送了你！

亲爱的同志，我和你素昧生平，也不知道你的生平事迹。但我们是同一代爱国的知识分子，关在同样称之为“干校”的牛栏里。我了解你！我理解你！在那长夜难明的旧中国，你曾立志把贫穷和落后赶出祖国大地。但封建专制的绳索紧紧束缚着生产力，连一把镰刀也买不起的贫农，怎用得上现代的农机？无所作为啊怀才不遇，你曾翘首盼望着革命的胜利。

你听到了报晓的雄鸡，盼到了祖国的黎明，终于等到了施展你的抱负和才智的时日。革命摧毁了蒋家王朝，共产党解放了人民，也解放了生产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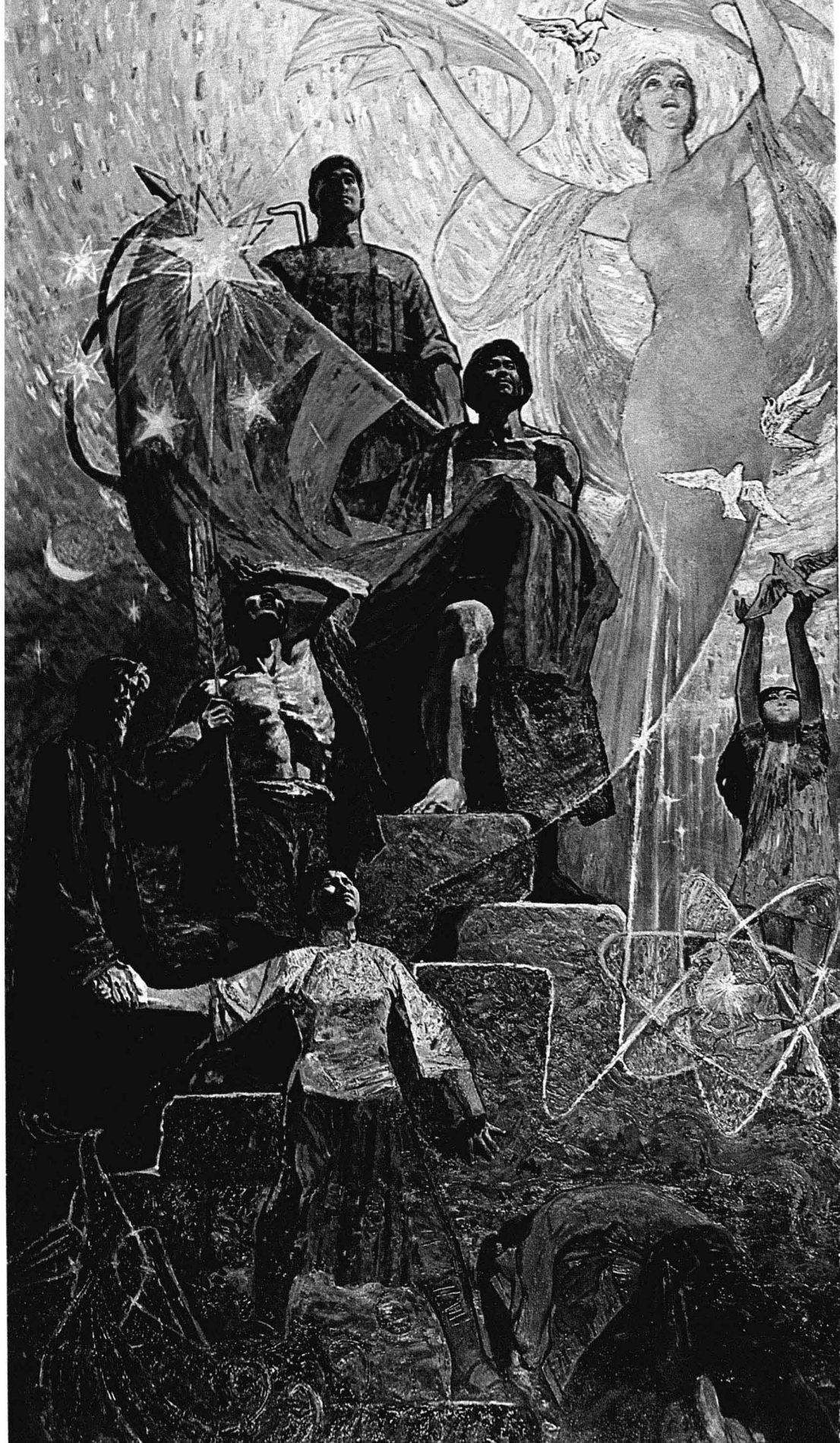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你曾是雄心勃勃，献出你全部的知识、热情和才气。中国农业现代化也出现了美好的前景。岂料科技革命也是生死搏斗的战场啊，生产斗争的领域也刮起了腥风血雨。历史突然逆转，林彪“四人帮”篡夺了权力。现代迷信向科学猛扑，封建专制用血泊淹没了革新。颠倒啊！搞现代化被骂成“资本主义复辟”，古老的木犁要对拖拉机进行“再教育”。

千里马拉盐车，后面是野蛮的鞭子。农机家扶木犁，头上是现代奴隶的印记。革命——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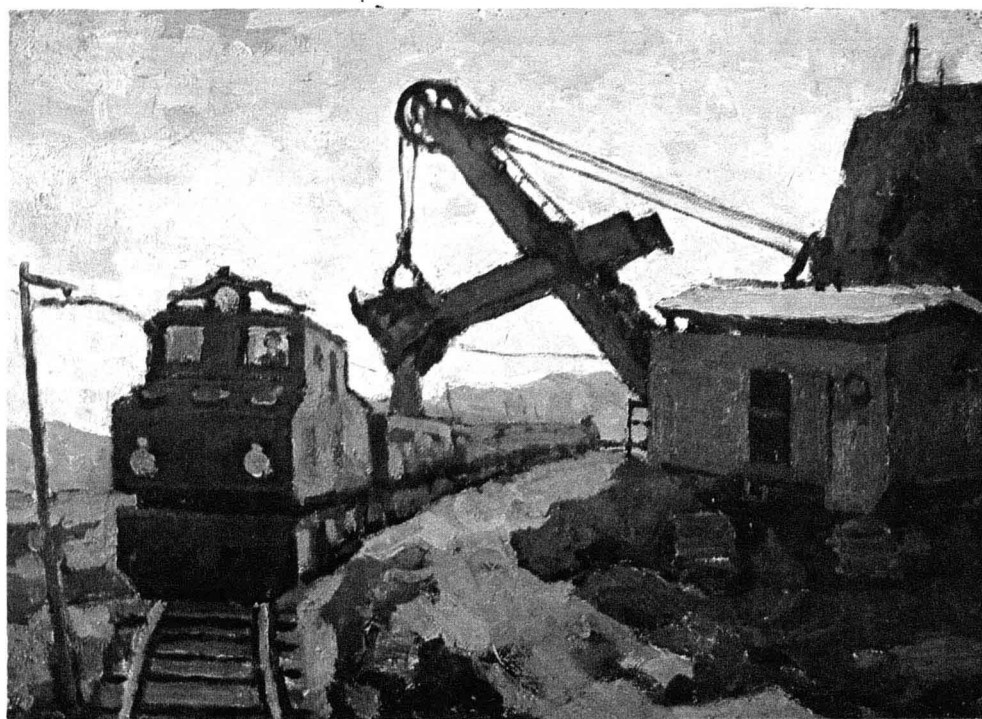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感谢大胆的画家，因为他冲破了禁区，表达了历史的反省，生活的真谛，画出了真正的悲剧。把“四化”的前驱和殉难者的遗容重现在人们眼前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画家把我们带到那十年浩劫，文明与愚昧，前进与倒退的搏斗中去，直面那令人心碎的遗迹；直面那祖宗留下的几千年沿袭的木犁；直面严峻的现实：要么立志改革，要么“开除球籍”。

今天，新战场已经开辟。党举起了“新长征”的大旗，亿万人民团结一致，要彻底埋葬封建专制的僵尸，让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骑上千里马前进。

农机家啊，你倒在未犁完的荒地，可曾听到十月的春雷？可曾沐浴三中全会的春雨？我想：你一定会被新长征大军的鼙鼓，从长眠中惊起，你一定会高举双手迎接，喜泪盈眶，扬眉吐气！



解 放 (油画) 208 × 111 1979 刘仁毅



△千秋功罪(油画) 119.6×128
1979 尹国良 张彤云

◁海南铁矿(油画) 49.5×53.5
1979 胡一川



战斗间隙（油画） 75.5×110 1979 赖征云



赖征云

把生活中最触动自己心弦的人和事，哪怕是感动到使你掉泪的感受，变成艺术创作，也不过是一厢情愿。我在构思这幅《战斗间隙》的时候，开始老是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跳不出别人作品的窠臼。后来，回忆了一位战斗英雄说到，一次激烈战斗间，他苦苦地思索着对付敌人的办法，猛抽着烟。“抽烟”这一个情节，一下子触发我的思路。

然而，“抽烟”，在敌我激战、生死存亡之际，同在和平环境中，休息闲聊时抽烟有什么区别？怎样才能找到“这一个”独特艺术语言？

于是，我联想到：炼钢工人在钢锭上点烟的情景；有人匆匆路过我家厨房，一时找不到火柴，就俯首凑到炉口点烟的神态；在战火纷飞的堑壕里，顺手捡起燃烧的断枝来点烟，这不是比用打火机、火柴点烟更特殊、更有生活气息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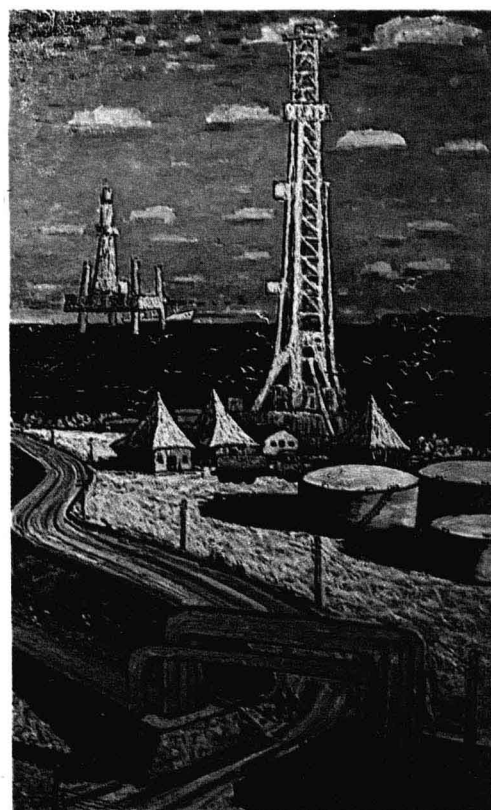
问题又进展到，如何将点烟的平静动作和战场上的激战气氛结合起来，最要紧的是前者不能去削弱而应该是加强后者。选择什么样的抽烟动作呢？斜靠战壕的姿态显得缺乏战斗的紧迫感，帽子推到后脑，口里叼着烟，又显得流里流气。后来我设计成现在这样的情景：一场激战正在进行，反扑的敌人还没有上来，这是一个难得的空隙，而我们的战士是这样与敌人激战奋不顾身，沉着机敏。

有一句诗：“对着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，难道不应献出我们最美好的赞歌吗！”是的，可惜我的技巧太蹩脚了，献上一首蹩脚的歌！



◁ 穆桂英 (油画)

一一六×七八·五 一九七九 冯玉琪



△ 近海采油 (油画) 108×64
1979 宋文 潘孜孜

◁ 入社 (油画) 176.5×269.5
1979 黄堃源



橫眉冷對四
 元凶雪虐霜欺
 挺動松硬骨著
 餘揮丑虜
 鐵窗守得
 鎖英雄
 遙征南北
 開新國屹立
 今濤為大
 公但使中華
 共馬列此
 身願化杜鵑紅
 一九七九年八月伍啟中劉仁毅
 合畫并詩秦琴生為之記



低 头 (国画) 136.6 × 67.5
 1979 伍啟中 劉仁毅